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麗澤論說集録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沈應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麗澤論說集録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麗澤論說集録十卷宋呂祖謙門人雜録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故今仍據舊録頗附益次比之喬年爲祖謙弟祖儉之子則蒐録者爲祖儉喬年又補綴次第之矣

凡易說二卷詩說拾遺一卷周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史說一卷雜說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録守明非祖謙所手著也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凡弟者别爲一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二條惟病中讀論語一條稍稱其善答項平甫書罵曹立之書一條稱編其集者誤收

他文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辭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大都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麤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

麤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脩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于道學呂喬年記亦稱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録之者祖謙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說欲歸其失于門人也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録使預聞道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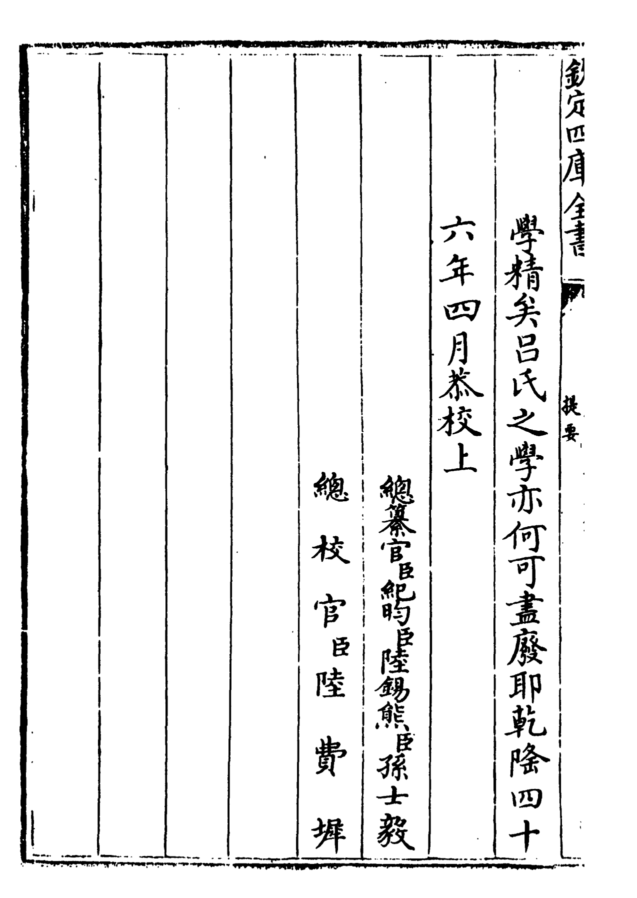
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語類載李方子所記云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而此書第六卷爲門人集録論語説六十八條又何以稱焉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學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知事之得失博學反約古有明訓朱氏之

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乾隆四十

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麗澤論說集録卷一

宋　呂喬年　編

門人集録易説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平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為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無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盖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彖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　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

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
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
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蓋保合天地之太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
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
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强不息當着
自之一字

麗澤論說集録卷一

宋　呂喬年　編

門人集録易說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平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為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無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象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　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

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乗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蓋保合天地之太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强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修于外而不修于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茍

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為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為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為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怨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

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以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於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

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為甚易不知聖人處之甚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悖盖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　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盖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覩盖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

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為一聲
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為一氣
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
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
親乎上豈若聖人倫萬物於我徧為萬物之類乎
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文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
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

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絶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

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為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説盛滿之當抑故此章重申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彖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彖自元亨利牝馬
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
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無兩大之理然于此又可以見
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物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元對也猶有
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為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懐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為不以大小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隂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

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氷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氷之必至須是早為之戒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絶消

湯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氷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葢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氷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蚤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氷葢言順也此

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杯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鬬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之謂也大至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絶正要人着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隂柔為剛陽所逼却看得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是有應而九五之爻却云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盖易變易也初無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隂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茍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

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初涵養

成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言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

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

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小言語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猶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險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

懼爲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惶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爲

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

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衆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無善羣之德則强凌弱衆暴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五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此

是兵農爲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比則相親比即是吉道歡忻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茍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人比古人所以不輕肯以身比人盖以此當看伊川說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

汲汲往來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已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為故必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目為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于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闕

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

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盈

缶無一毫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觧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烝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内伊川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禄之求也縁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

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叚之說相通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原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後來有

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縁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况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

剛以文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耶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若見好惟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為卦上乾下兊所謂以柔履剛兊柔

也乾剛也兊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為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咎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緊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唯易簡始之險

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無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無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

危懼用剛之則夬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禄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

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闕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議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上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為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

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為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葢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媿安得泰

内陽外陰内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廹陰在

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何如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胷中之天地胷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説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彚征人君不能偏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臯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葢否之時斂志在内今時既泰所以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説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

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閑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

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畫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盖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于野則非暱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

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無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自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

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導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玩味

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葢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為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

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詞采自衒實有者却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已故也不能捨已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炫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

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无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

之心必為害

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眞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眞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又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

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却不足以當之葢敞千秋乃无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葢我處人既盡而

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事須就内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

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无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德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

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況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出而發聲胷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中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

鐘鼓之間令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盖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時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内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

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

六五冥豫令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

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

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彖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已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為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

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賛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絶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

又有夫子之步有顔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饑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饑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无一事祇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饑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殊不知天下本无事所以然者以其

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胷中先有所主宰若无主宰一向隨人必入於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内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

者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爲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

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宣政間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文却與六二政相反

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瘡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難事而易悅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

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可不可无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茍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文言

利居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巳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内有强臣外有强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常

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説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簒弒之禍為

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太凡病有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麄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

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葢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葢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茍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

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已如人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鮮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亦縶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

我埸苗裔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蠱

蠱之為卦取事為諭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无事惟其蠱壞修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本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皿蟲使天下之噐服不為蠱所壞則不必修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

乃治蠱之法為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却有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終

始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為之既為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為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修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

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雖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无巽以出之之道

亦是拂人心處既胷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盖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沮者甚多以為根深蔕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

然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無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是末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始終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

子釋象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无震蕩動揺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以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

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已治人更无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已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

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己无益於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果便道此是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

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迂迴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寛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寛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文求意者有求意於文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葢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

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辨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蓋蠱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已任至於上九卻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

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於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間耳☳臨☴遯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象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遠却言消不久也此

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无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漬而臨其上便自有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意

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説在下位而為上所説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

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强煦煦說人則无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已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為至伊川於彖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已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盖用衆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内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

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剥姤勿用取女剥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

下二陽爲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爲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爲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以爲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却是據象取義

聖人深居法宫之中精神所運無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盖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為只見一邉事

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修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盖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

近天子之光益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為君子

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得處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閒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閒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閒隔處各

不同苟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為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間則自與天地合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𤼵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屨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注商之頑民不急於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患夫何故商民染

紂之沈酗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乗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乗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

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肖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

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咎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為間最大大凡噬乾胏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為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間王

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
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爲直而已五得中則爲剛中大抵剛直
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爲閒者耳閒既去
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爲惡之大一至於此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
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説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

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象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强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

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爾此一段當看觀字惟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暉猶文章必從根極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所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无

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盖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

矣若義之所在而秉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内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

王楊盧駱雖有文彩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文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彖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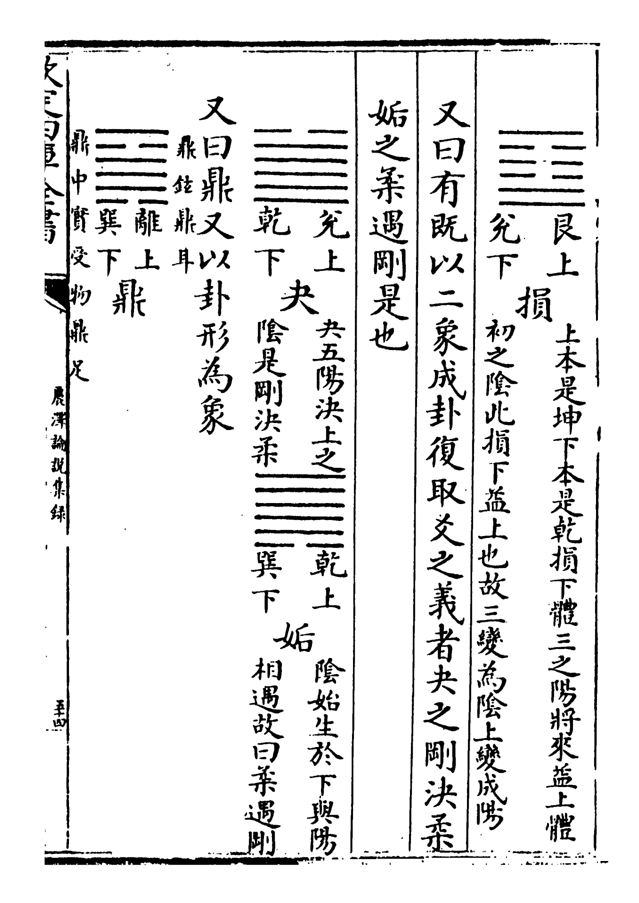
復是陽長剥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剥者陽剥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

巽上
震下
益

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艮上
兌下 損 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初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兌上
乾下 夬 夬五陽決上之陰是剛決柔

乾上
巽下 姤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鼎鉉鼎耳

離上
巽下 鼎 鼎中實受物鼎足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外實中虛

艮上
震下

上止下動

頤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
外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

離上
震下

噬嗑

卦上下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
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焉頤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

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 乾上坎下

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 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

外面來變二之爻為坎也剛爻只是從

外面坤卦來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

乾三陽自足无不移動豈自上體來乎

☰☳ 乾上震下

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謂下體本

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初之一爻為震

此剛爻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説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伊川程氏説

坤上
乾下
泰

艮上
離下
賁

中爻變

艮上
離下
賁

此爻本泰之二之剛分文上而文其柔

此爻本泰上六之柔來文其剛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 乾為父

☷ 坤為母

坤初求爻乾而得長女曰巽第一爻變故曰長

乾初求爻坤而得長男曰震

坤再求於乾得中女曰離第二爻變皆中

乾再求於坤得中男曰坎

坤三求於乾得少女曰兌三爻變故曰少

乾三求於坤得少男曰艮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坤體乾來變之也

剥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无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藴哉

六三居羣陰剥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兩立之理

六五居羣陰剥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爲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宫人盖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完具只是上面大有階級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

習氣豈能昏之猶笋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礙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賊方能德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剥之後繼之以復盖陽无剥盡之理剥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善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剥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藩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剥落其中雖遺一兩顆不能盡

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剥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甞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文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

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夫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蘖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无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閒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

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

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闕 道人

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聖而

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闕 无疾入者

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

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

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

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

迤邐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為人纔到善發處又為

人欲障蔽此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

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覩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

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閒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

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厲象者

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

於復時何故都无障蔽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

天道復處人惟不能其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无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道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没蓋為天以无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

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懿不可泯沒便是天行无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觧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摧挫時无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黄鍾之宫但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

其所謂復蓋積隂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凶極惡之事積于一身自外觀之若終无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闗前人之説多以為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説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為本隂陽為端隨天地之動静而應之當復之時静以處之則晝裁成輔相之道茍不

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為厭禳之法

固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

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為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為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

克己復禮為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

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建子至建未也二陰方長而

陽消矣又剥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

成剥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

日猶復也今總以圖明之

子復一月
丑臨二月
寅泰三月
卯大壯四月
辰夬五月
巳乾六月
午姤七月
未遯八月
申否九月
酉觀十月
戌剝十一月
亥坤十二月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茍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葢既曰无妄則已上別无去處動着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然動着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

爻皆以往為吉

六二不耕穫

穫不菑而畬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穫菑畬則是有意作為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强以人力耕穫之是認以為已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穫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為人為則妄矣易傳言有欲而為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

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為簡切蓋

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曽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為无

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亦謂

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為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

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

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為中中則

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為贅過分毫則為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為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為紅以白為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攺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顔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盖窮極則過過則反為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為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為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

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兹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无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内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内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

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禄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為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為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正則反為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為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為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

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為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為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為

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為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為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為也凡人有餘於已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

食為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無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為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為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為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有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而

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為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為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為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為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

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為之時也然上為六五制之
而不得去是輿説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
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
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
故曰輿説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説其輿輻而
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為上所制畜然後能知
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為

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閒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堅貞固守不敢放肆防閑輿衞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衞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以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牿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

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嗑者以有牙也今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

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象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象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閒自有无窮之意學者若識則知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

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
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徳與天地合故養賢以
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
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
芽為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澤
而已而此言雷者其意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
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朶頥凶六二顛頥拂經于丘頥征凶六三拂

頥征凶頥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頥養也動而

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禄无時而

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唯六四到此

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已就養是亦吉也

内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内荏徒有

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所養然也其欲逐逐无咎常人

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誕爲已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

也然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為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健之才則

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為也惟兩者兼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兑上巽下兑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辨此不知辨此

事者却是巽順和說元不須動聲也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為我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横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無根蔕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衆反為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為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衆中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為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澗而盈則能出澗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

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

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彖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

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麗然六五居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乃曰明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

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為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却是常事至於大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

乎用之何如耳善用之則火為明不善用之則為炎上剛善用之則為正不善用之則為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黄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無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得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二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

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為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然傾没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

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强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故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惟離之六五能泣

涕咨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
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二是聰
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
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
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

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麗澤論説集録卷一